

天心读后感悟(大全5篇)

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，写一篇心得感悟，记录下来，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。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？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。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，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
天心读后感悟篇一

30岁前得遍了台湾所有文学大奖：国家文艺奖、中山文艺奖、吴三连文艺奖、金鼎奖、时报文学奖、中华文学奖、中央时报文学奖、吴鲁芹散文奖、作协文学奖，曾于台湾获得世界华人文化新传奖、杰出孝子奖、世新大学十大杰出校友奖、成功杂志十大成功人物奖、宝岛十大才子奖……直到他不再参赛为止，被誉为得奖专业户。

他连续十年被评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，从小学三年级就想成为一名作家的林清玄在17岁时即开始发表作品，到30岁时，他的作品囊括了当时台湾的所有文学大奖。在25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作品逾百部，其中，《身心安顿》《烦恼平息》在台湾创下150版的热卖记录，《打开心灵的门窗》一书创下高达5亿元台币的热卖记录。尤其是80年代后期，每年平均出版两本以上新书。门类涉及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文化评论、小说、散文诗等。

32岁遇见佛法，入山修行，深入经藏。

35岁出山，四处参学，写成“身心安顿系列”，成为90年代最畅销的作品。

40岁完成“菩提系列”，畅销数百万册，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之一。同时创作“现代佛典系列”，带动佛教文学，掀起学佛热潮。获颁杰出孝子奖。

林清玄的作品曾多次被中国台湾、中国大陆、中国香港及新加坡选入中小学华语教本，也多次被选入大学国文选，是国际华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，被誉为“当代散文八大家”。

写作之路

对林清玄来说，走上写作之路，其实并非最初的愿望，最早，林清玄一直想当画家，甚至还跟著林崇汉画了一阵子。不过，走上写作的路，倒一丝也不后悔，写作要自由的多，更能清晰地描绘出自己的心路历程，以及所见、所思、所感。所以，林清玄自觉会一直写下去，或许依然在文学素描的散文上下功夫，或许就著手去写一些比较大部头的有关人性，有关历史，有关哲理的书，或许改变途径去写小说，不管未来会写什么，写作总是一条不能斩断的路，林清玄会一步步往下走去。

7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，8岁，获得了全台湾儿童绘画赛优选，10岁就开始读小说，林清玄记得小时最喜欢的是《西游记》，喜欢里面的天马行空。

1972年，考取世界新专电影技术科，在学时非常活跃，开始认真写稿，而绘事则暂时抛开了。在世新的时候，创办过《电影学报》，担任《奔流杂志》编辑，在《新闻人》周报任总主笔。这段时候，在文坛渐露头角，开始受到了瞩目。

写报导

这些年，林清玄写报导写得多，写散文反倒写得少了，不过，他并不觉得可惜，虽然他自己也了解，报导到底只是报导，不会成为文学的重镇，甚且有一天它会式微。不过，林清玄自觉还年轻，这段时日，就利用报导来磨练自己的事，创作的`事，稍候也不迟。

林清玄也自认，还未到定下一个风格，一个走向的时候，他

还是要去做多方的揣摩，去走多样的路，去写多样的文章。而且他还会去角逐其他以篇对篇，或是一堆对一堆的奖目。因为，他一直是永恒的新人，一个新人永远都需要去竞逐，永远都需要接受新的肯定。

散文创作

林清玄的散文创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，第1个阶段是在70年代他初登文坛的七八年间，散文集有《莲花开落》

《冷月钟笛》等；第2个阶段是他从1980年结集《温一壶月光下酒》起，相继出版了《白雪少年》《鸳鸯香炉》《迷路的云》《金色印象》《玫瑰海岸》等；80年代后期迄今，是林清玄散文写作最辛苦和最多产量的第3阶段，在这个阶段里他以10本“菩提系列”震撼了文学界内外。林清玄也是大陆读者广为熟知和爱戴的畅销书作家。应广大读者要求，又以真诚之心，感性之笔，将多年来感悟的智慧精华，结晶于《玄想》、《清欢》、《林泉》三册书中。首次公开这些年来的写作心得，使人格外珍惜和感动。

成就荣誉

1973年开始创作散文。他的散文文笔流畅清新，表现了醇厚、浪漫的情感，在平易中有着感人的力量。作品有散文集《莲花开落》《冷月钟笛》《温一壶月光下酒》《鸳鸯香炉》

《金色印象》《白雪少年》《桃花心木》（选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3课）《在梦的远方》《在云上》《心田上的百合花》《菠萝蜜》《用岁月在莲上写诗》等。其《和时间赛跑》被选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课标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13课，也是北师大版四年级下期第十一单元第2课，《百合花开》还选入冀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第12课。并且他的散文集一年中重印超过20次。《桃花心木》被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3课。

天心读后感悟篇二

刚升初中的时候，学校离家蛮远的，再加上还要上晚自习，每天到家都要九点多钟。那个时候，早已是众多人家休息的时间了。父亲为了锻炼我走夜路，晚上不再接我。放学之后，一个人要走很远回家，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说，难免会胆战心惊。但是有月亮的时候，心就会像林清玄说的那样慢慢地沉淀下来，对夜的恐惧也不复存在。

《月在天心》是一篇很贴近我们生活的文章，就像里面写的：“更好的是，在月光底下，我们也觉得自己心里有月亮。有着光明，那光明虽不如阳光温暖，却是清凉的，从头顶到脚尖的指甲都感受月的清凉。”

可不是吗，月光是亲切而又有着微微凉意的。尤其是在夏天酷热的白天之后，月光总是会让人感到那清新的凉意。经过一天的学习。走在独行的路上，望望月亮，顿觉驱走了那烦躁的思绪，连心底都是一片让人舒畅的清明。

夜里的月光是很亮的，尤其是没有云朵的晚上。偌大的夜空挂着一轮玉盘似的圆月，月下的景物清清楚楚的显现出来，纯粹的让人想到膜拜。但是当你仔细一找，却发现不知要拜向何处。就如同那文章说的：“那不像是太阳的投影是从外面来的，那片光明犹如从草树，从街路，从花叶，及至从屋檐下，墙垣内微微地渗出，有时候会误以为万事的本身自在的光明。”

也许你会有了疑问，在我们行走的时候，月也在动，这究竟是真还是假：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月。它独一无二，就如同你本身的独一无二。当月亮照耀我们的时候，它们是发着光。心灵之月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住所，如何让它长久的发光，关键在于你是否知道它的存在。作者说：“只有极少数的人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仍散发着月的光明，那就是知觉到自己是月亮的人。”

回归自己，让自己心中的月发光吧！

天心读后感悟篇三

很早就有耳闻林清玄这位台湾的高产作家的作品很有禅意。偶然在一些杂志上看到一两篇，觉得也确是很好。最近借着选修课的契机，借得一两本散文集来看，阅毕，有些许感想。

林清玄作品大多短小，却能在生活不经意的小事小节中，悟出人生的道理，读来倍觉亲切。其文字虽不华丽，但简单朴素中也能把人生道理娓娓道来，说得入情入理，无名的感动、温暖总在文末处涌动。又名林大悲的他，佛理常常成为他说理的方式，读来因而倍觉空灵。读其文，确是一种心灵的洗涤。

在《沉水香》一文中，他说：“沉香最动人的部分，是它的‘沉’，有沉静内敛的品质；也在它的‘香’，一旦成就，永不散失……浮世是水，俗木随欲望水波流荡，无所定止。沉香是定石，在水中一样沉静，一样的香。一个人内心如果有了沉香，便能不畏浮世”。若是平常，在尘世中迷茫不知所措的我，断不能静下心来，想到这样的哲理。要怎样的人生品质，要怎样的处事方式，确是需要斟酌，一天天成长。“生命的意义就是使自己每一天都有一些心灵与智慧的增长，每一天都对世界有一些奉献与利益（《生命的意义》）”

秋天了，是丰收的季节，也是悲秋的季节。看着天气一天天变冷，树叶落了一地，世界渐渐由春夏的热闹变成秋冬的萧瑟、冷清。不免伤怀：美丽的事物都不长久。年华易逝，青春易老。偶有读到“一切因缘的雪融冰消或者抽芽开花都是自然的，我们尽一切的也无法阻止一朵花的凋零。因此，开花时看花开，凋零时就欣赏花的凋零吧”（《凋零之美》）“不论年华去也、不论分合聚散、不论多少的背弃与分离，每一年的春风总是在的。人面可能分离，桃花必会凋谢，

只要我们在分离与凋谢中不是去微笑的心，就能永远与春风相约”（《笑春风》）。诚然如此！

的11月11日，爱情，或者说脱离单身是最热门的话题。许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寻找所谓的真爱，化妆晚会、相亲会等等形式层出不穷。身为局外的人，面对着一出出的好戏，我不禁生出疑问：这样的方式意义有多大？爱的到底是外在的金钱、外貌、地位，还是真的内在？正如《百合》中所说的：“这世界，爱百合的人很多，能珍惜那纯净、优美、芬芳的品质的人很稀有……”嘴里说出相爱的话语何其容易，心里真正相知与疼惜是多么艰难！”希望有一天，这世界能够不那么浮躁，可以安静地、文明而有序地、温暖地转动着。那么，我们可以说。爱情很简单，相爱很容易。

人生，总是在欲望中纠结，有的人可以把欲望看的云淡风轻，因而过得怡然自得，健康长寿。而有的人却深陷欲望的泥沼，不能自拔。每天的新闻，某某人为财而亡，某某人为色银铛入狱。看得人惊心动魄，唏嘘不已。其实“物欲的追求与心灵的追求乃是天平的两端，一个有慧心的人自然可以找到既可以充饥又好吃的面包”（《生命的馅》）

掩卷长思，人生的许许多多的智慧，需要历练才能真正体会。书本所能给的，是一些启发与思考，要化为已有，需要更多的体验。

天心读后感悟篇四

林清玄简介：

林清玄，1953年出生，笔名：秦情、林漓、林大悲、林晚啼、侠安、晴轩、远亭等。台湾高雄人，当代著名作家、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。1953年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旗山。毕业于中国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。曾任台湾《中国时报》海外版记者、《工商时报》经济记者、《时报杂志》主编等职。他是台湾作家中最高产的一位，也是获得各类文学奖最多的一位，也

被誉为“当代散文八大作家”之一。

《煮雪》读后感：

《煮雪》从一个极度浪漫的传说开始——住在北极的人因为天寒地冻，张嘴说话都能结成冰，听的人只能把结成的冰带回家慢慢烤来听……若是我听了这个故事，大概也就一笑了之，林清玄却不然，他借此传说展开了丰富的想像，进而通过“浪漫”这个词联系到爱情。

爱情，离我们这些学生应该是遥远的，不可触及的，但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心中总有暗流涌动。

在这里，我先暂且称其为“语雪”吧。

当然，这也有不方便的地方——倘若是问路呢？我若是生在北方，可得为这件事费一番心思；抑或是有急事呢？那定要升起一把熊熊烈火吧？事物的一切就是这样都有两面性的吧！

天心读后感悟篇五

凡属美者，

不仅经常为美，

且为其自身而美。

如果人生值得活，

那只是为了注视美。

——柏拉图

白孔雀开屏了

到台湾故宫博物院看画，心里还记着宋徽宗的《腊梅山禽图》，宋徽宗在画里用美丽飘逸的瘦金体题着淡淡的诗句：

山禽矜逸态，梅粉弄轻柔。

已有丹青约，千秋指白头。

说他愿意一辈子醉心于画画，也不愿意做皇帝，皇帝是白头的工作；而艺术是千秋的志业呀！

走在至善园安静的小径上，突然，有一个陌生的小男孩沿着小径奔走，逢人就说：

“白孔雀开屏了！”

“白孔雀开屏了！”小男孩一路叫，一路笑，沿路与人分享他发现的喜悦。

识与不识的人，听见这个消息，都随他往至善园角落的鸟园走去。

我随着小男孩走到鸟园，果然看见了白孔雀美丽而惊人的开屏。令我更为惊奇的是，不只一只白孔雀开屏，而是两只白孔雀同时开屏，还有另一只硕大的蓝孔雀也开屏了。

三只孔雀在不算宽敞的鸟园中，一起张开了动人的尾羽，闪着光芒的尾扇在园中抖动，更使人感觉到春日的喧哗与春情的萌动，但旁边的几只母孔雀不为所动，静静地、埋着头吃着槽中的饲料。

白孔雀与蓝孔雀的开屏，有着惊人的美，使我敛容肃立，心里突然浮起一个念头：“是园中的孔雀为美？或是画里的花鸟为美？自然中美的实质或艺术中美的实质是一致的吗？自然美与艺术美是不是同一个品质？”

去眉眼盈盈的地方

这使我一边欣赏孔雀，一边深思。

一个无法在自然中探触到美的人，是否能具备艺术欣赏的眼光呢？

一个对生活之美无感的人，能不能在创作中找到美呢？

一个人可不可能欣赏孔雀开屏又吃孔雀肉呢？

一个人能不能一边写诗作画，一边焚琴煮鹤呢？

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否定的，因为生活之美、创作之美、自然之美、艺术之美都不是独存的，而是同一品质的。

先是看见了孔雀的、花鸟的美：

好鸟枝头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。

再看见了草坡上的野草与昆虫皆美：

除之不尽，爱之可也。

接着看见了怪石与荆棘，各有各的情境：

花若解语还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

抬头远望群山，低眉俯看流水，一静一动，一刚一柔，一猛一媚，一仁一智，正是人生之美的飞梭，织成一片锦绣。

水是眼波横，

山是眉峰聚，

拟问行人去那边，

眉眼盈盈处。

我要去眉眼盈盈的地方，去看那美丽的山水，山水正以眉眼和我对话呢！

这世界上并没有必美之地，文学艺术家因此要锻炼看到什么都能映现出美丽的心影，打开心眼去看见美的境界，并不断去追寻更高远之境。

美，是同一品质

我喜欢钱穆先生说过的一个故事。钱穆青年时代有一天路过山西的一座古庙，看到一位老道士正在清除庭院中的一棵枯死的古柏。

钱穆好奇地问：“这古柏虽死，姿势还强健，为什么要挖掉呢？”

老道士说：“要补种别的树！”

“补种一棵什么树呢？”

“夹竹桃。”

“为什么不种松柏，要种夹竹桃呢？”

老道士说：“松柏树长大，我看不到，夹竹桃明年就开花，我还看得到。”

钱穆先生听了，大为感叹，他说：“‘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’丛林的开山祖师，有种夹竹桃的吗？”

钱先生常以此勉励门人，做学问的人不要只种桃种李种春风，

还应该种松种柏种永恒。

文学家、艺术家不只是学问家，心地高远能望见松柏，却也能欣赏夹竹桃开花的美丽。

美，是同一品质。

智巧兼优，心手双畅

一个完全不认识字的人，也能贴近那种刚健与婀娜；正如一个第一次睁开眼睛的人，会被河山的壮阔与柔媚感动。

我特别喜欢唐代的书家孙过庭的《书谱序》，里面写书法的文字曾使我吟诵再三：

观夫悬针垂露之异，奔雷坠石之奇，

鸿飞兽骇之资，鸾舞蛇惊之态，

绝岸颓峰之势，临危据槁之形，

或重若奔云；或轻如蝉翼，

导之则泉注，顿之则山安。

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，

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，

同自然之妙有，非力运之能成。

信可谓智巧兼优，心手双畅，

翰不虚动，下必有由，

一画之间，受起伏于峰杪，

一点之内，殊衄挫于豪芒。

天呀，这是多么美丽的文字！我在故宫的展览室绕室三叹！

平面的书法，一下子悬针垂露，一会儿奔雷坠石；大鸿与鸾凤飞舞，野兽与蛇蝎惊骇；站在最危险的高峰绝壁边上，有时重得像奔跑的云，有时轻得像蝉的羽翼；舒展的时候如泉水注流，顿挫的时候安顿如山；纤细时像初升的月亮跳出山崖，潇洒时又像众星列在星空；这种与自然相应的妙有，不是光靠力量运作就能成就。

永远抒情的心

我喜欢这书帖，是看到了艺术与自然之间的紧密相连，文字与艺术的窍门不就在这里吗？

像是一只开屏的白孔雀，突然展翅，飞入了画图之中。

也像是一只图画中的竹鸠，突然飞到我们的眼前歌唱。

我在册页中读到的美，在自然中，我也见及。

我在卷轴里发现的情意，在生活里，我也体会。

我看一笔的乾坤，也看万象的神奇。

我观一画的盎然，也观万物的生意。

文学家的心是无碍的，他出出入入，入而体会白孔雀之心，出而看见白孔雀的美。

在某些特别神秘的时候，我们象形、转注、假借、会意，把心境凝注于纸，那一刻，就像白孔雀开屏。

在我们生活的四周，充满了美好，也充满了情意；在我们生命的历程，充满了生生之机，也充满了洋洋之趣；那是因为敏锐的品味使一切普通的都变为美，进而使心性变得神奇、浪漫、古典。我的文学、我的创作，正是根源于这敏锐的品味。

近年来，我随手写下创作的感想，先后完成了《玄想》、《清欢》，现在把这本书定名为“林泉”，对我而言，创作正如林间涌泉，是天然的，可以无量涌出；是清澈的，可以无限畅饮。

我相信、现在乃至未来，文学家可以书写都会、机械、电子、科幻，以及人性的灰黯和纠葛，但在我的心灵深处，永远有一道清泉在密林中涌出。我始终相信，文学的终极是在走向道、走向自然、走向真情与挚爱，走向一个更超越而高远的世界。

文学，是温柔的心，浪漫的美，完满的感性，永远的抒情……

林清玄

二00四年夏日阳明山下清淳斋